

「漁歌子」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它根植土地，承繼傳統，成為綿延發展的開始，當喜悅與痛苦成了眼淚，流不盡的仍是生命不絕的愛：對土地、對人類、對時代；從正視生命的痛苦中，永遠的付出自己，直到有一天，自己也成了土地，而千萬後代步我前行，愛心却依然不絕。

綠雪齋主的「西南遊記」

石渠

西南遊記，李霖燦著，白雲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隨着李霖燦先生的「西南遊記」，一路地從鷄足山驚喜到木里王國。驚喜的是西南山水的雄奇壯麗美不勝收，驚喜的是作者文字的長河流雲也美不勝收。翻翻繫年，最早一篇著於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不由再度咋舌——啊！啊！已是四十年前了。

作者在另一本散文集「海上白雲片羽」裏稱：紀遊文字，不大好寫，「經歷不同，觀感各異，既無剖心置腹之術，又無移山倒海之能，如今却要懸出高標，使讀者如身臨其境，而且要他們與同樣的感覺，起同樣的共鳴，若沒有開山巨手生花妙筆，怎能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並有「遊記之難，難如上青天」之歎，但作者完成這項艱鉅任務却是舉重若輕。所謂寫好遊記的三要素——第一是素材好，亦即山水名勝本身好；第二是感應得靈，即作者本身

條件要够，包括地理、地質、動植物、繪畫、昆蟲、音樂、民俗等知識；第三傳達要好，亦即文字的經營要上乘，作者一舉兼之，真難相信只是個二十五歲的少年，除了用天縱英才及與山水有夙緣外，誰能解釋那種年齡的那種智慧？！

書中包括了滇西三山（鷄足、點蒼、玉龍）的登臨，以及一湖（瀘沽）一臺（白水）一地（木里土司）的遊覽，前者多半遵循徐霞客遊滇日記，而以玉龍大雪山為重心。後者則徐霞客所未曾到，景色也最奇，因而圖文並茂，把前賢從未齒及的祖國風光，展露眼前。

就景色論，鷄足最平凡，作者筆觸轉向名人逸事，首記靜聞碑的故事，次叙悉檀寺中的木增塑像兼及木天王與徐霞客的友誼，末談檀鷄足最勝之處（西側）的靜禪上人的茅篷，使平凡的山水因人物而增色。玉龍大雪山最偉大、最瑋奇，所以作者正面寫，環山巡禮寫，再寫錦繡谷——雪山最勝處，篇帖最多，幾佔全書的一半。但我最喜歡「瀘沽湖」那篇，不僅那個地處邊陲、音樂感極重、四山環繞的湖泊令我嚮往，而且那些人物像老總管、阿雲山、駱克博士、宣言小活佛等都令我景仰，山川人物一時俱勝，真渴望有朝一日前往。末篇，作者在川康邊的「木里王國的規矩」中體會到政治家的偉大，我也對那個設想周到使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變成法紀森嚴的樂土的高僧生出無限敬意。

作者暢遊西南山川肇因於作畫。但是抗日軍興，杭州藝專西遷，作者與數位同學賣掉車票，徒步由杭州到雲南，已是山水饒饒客小品佳看，亦足見樂山樂水出自天性。其後作畫的興趣轉向麼些民族的研究，也因麼些民族的研究之緣冒險深入木里王國。現在自號綠雪齋主，以示對玉龍雪山的傾慕。每逢晴天美日，在七星山麓、雙溪之濱，仍可遇到他這位一簑一杖、餐飲大自然美景的長者。我們盼望他快快把履歷所及其餘的山水寫出，好讓我們再大快朵頤一番。